

木鱼石书屋 ● 史料学

# 清史史料学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Sources*

冯尔康 著



沈阳出版社

---

# 清史史料学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Sourc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史科学/冯尔康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4.1

ISBN 7-5441-2406-1

I. 清... II. 冯... III. 史科学-中国-清代  
IV.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835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94 千字 印张:16.25

印数:1-3000 册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凯 旋 赵 敏 董 轶 封面设计:君 华

责任校对:贾 华 赵秀田 版式设计:建 荣

责任监印:杨 旭

---

定价:26.80 元

## 《清史史料学》序言

先人走过的历程，留给后人以经验，以启示，因此辨识先人的足迹、业绩是人类的本能愿望。然而历史是消逝了的事物，不会重演，也不能真正复原，所谓再现历史是艺术的夸张，乃是难以做到的。后人对历史的认知，靠传承下来的先人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生活方式和传统意识、观念，靠先人的遗物、遗迹，还靠历史文献。其中文献最重要，因为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去做历史的“复原”工作。资料越丰富，复原工作就会做得好一些，会一步步接近真实。历史文献是历史的见证，研究历史文献的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最主要的辅助学科。没有历史资料无从去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我研治历史，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史料派”吧，因为不少同仁如此看待我，个人时或也这样地承认，故在1985年出版的《雍正传·序言》中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既然注重于资料及其搜求，在青壮年时代每读一书，不仅摘录它记叙的历史事件、制度、人物、时间和社会环境的材料，常常还对该书写一点札记。我的初衷倒不是要进行史料学或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而是依据利用历史资料必须对资料的保存形式有所了解的要求去做的，及至书读得多了一点，笔记也写得不少了，同时我在清代历史教学过程中，深知青年学子占有史料的愿望和困难，遂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讲授清史史料学课程时撰写讲义，于1984年写出《清史史料学初稿》，并于1986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枣梨。既名“初稿”，

表示我不满足于此，将要继续进行研讨，事实上确是仍在关注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历时六七年，经过加工提炼，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清史史科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3年予以梓刻。此系繁体竖排本，限于台湾发行，几乎不为我国大陆读者所知，纵有知者，亦无从寻觅，向我索取者，也只能抱憾地道歉，因我所有的几本样书也早赠送友人了。《清史史科学初稿》和《清史史科学》，我将它视作两部书，后者比前者分量多出二分之一，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质量上的改进，体现在分析论述加强、信息量增大、介绍对象从鸦片战争前清代扩展到有清一代的文献、附有书名及作者索引诸方面。后书完成之后，对史科学的研治并未停止，也未辍笔，还在清史史科学研究范围之外，扩大到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社会史史科学的领域，撰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2000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刷问世，此外我还写了若干篇论文，比如《〈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家谱的学术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辽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合期），《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家谱修纂与谱例的改良》（台湾《淡江史学》第11期，2000年6月），《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辑，中华书局2001年版），《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科学的思考》（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2002年11月），等等。现在我将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融会到新版的《清史史科学》一书中，主要表现之一在对清代文献的个案研究，比较深入具体说明它们的史料价值，例如详细介绍清朝的“引见履历档案”：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案、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

况及与朝政的关系。又如为交待“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在一般性的说明之外，比较细致地绍述康熙帝、乾隆帝祖孙先后撰著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一书，借以明了康熙帝建立避暑山庄的原因，山庄的面貌，康熙帝喜好游猎的性格及与理政的关系，乾隆帝的继承康熙帝事业和法祖的方针。另一个表现是对清史专题研究进行各种文体史籍的综合介绍，如增设《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一节，论说研讨清初吉林满族史的各种清代的、民国年间形成的诸种体裁的文献，原来我写过《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沈阳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在研究这一题目时阅览了那些书，遂罗列成文。我在《清史史科学》中，对史籍是按其文献体裁进行分类的叙述，自以为有其合理性，但也知道有其缺点，即对从事专题研究的学者查找起来不太方便，故而特地制作《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聊以弥补。现在增此一节，仍然是在进行弥补工作，希望它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对从事专题研究的初学者有所启示。此次的加工，还增加少许关于清史图书的新信息。不过最主要的是希望拙作能对史籍的史料价值分析上作得深入一些，由一般而进入具体，由浅显而深刻一点，企图提高其理论层次。惟不知达到何种程度，尚祈方家和读者指教。

有关清史的图书文献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重新整理出版，被继续研究，因此关于它的新信息无时不在出现，史料学的著作需要不停地更新，然而也很难跟上变化的形势。故而我以为“举一反三”是一种写作表达方法，读者使用时也需要这种方法，庶几多减少一些失望。

自知清史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像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代文献，法文、英文、荷文、俄文等清朝时期的有关中国及中外关系史的载籍，我介绍得很少，甚而完全没有涉

及，此乃我的文字素养所不具备的，终成无可避免的遗憾，也只有赧颜向读者道歉了。当然，在小范围内我将有所补正，不过不是在此书中，而会出现在即将脱稿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稿》一书的“社会史史料研究”的一章之中。也正因赶写这部书稿，乃不能在清史史料学方面多下功夫了。

悠悠岁月，研治清史史料学已二十余年矣，倘有可能，仍将有所关注，此我所乐此不疲者也。

著者 谨识

2003年12月5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 目 录

《清史史料学》序言 .....	1
第一章 绪 论 .....	1
第一节 清代历史地位和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 .....	1
第二节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 .....	4
第三节 清朝修史制度、私人著述与史料之丰富 .....	7
第四节 清史史料学的任务 .....	19
第五节 本书写作目的、内容和叙述方法 .....	24
第二章 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通史史料 .....	27
第一节 清历朝起居注 .....	27
第二节 清代历朝实录 .....	33
第三节 东华录 .....	42
第四节 清史稿 .....	45
第五节 其他编年体、纪传体有关清史的史料 .....	57
附：民国初年清代编年体史书 .....	59
第三章 政书类史料 .....	61
第一节 通制类的清三通、清会典 .....	63
第二节 铨选与科举类史料 .....	70
第三节 军机处和军政类史料 .....	73
第四节 法律类史料 .....	76
第五节 财政类史料 .....	80
第六节 礼制类史料 .....	83
第七节 诏令奏议类政书史料 .....	87
第八节 地方政书 .....	94
第九节 关于政书的工具书 .....	96



第四章 档案史料·····	101
第一节 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发现和“一史馆”对清代档案的搜集、保管·····	102
第二节 “一史馆”档案的史料价值及整理·····	108
第三节 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	122
第四节 “一史馆”以外的清代档案史料·····	145
第五节 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	155
第五章 地方史志史料·····	161
第一节 地方史志的名称和种类·····	161
第二节 清代地方史志的修纂·····	163
第三节 方志体裁·····	171
第四节 方志的史料价值·····	175
第五节 方志的收藏和利用·····	179
第六节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	185
第六章 文集史料·····	193
第一节 文集的撰著与体裁·····	193
第二节 文集的史料价值·····	200
第三节 文编中的史料·····	219
第四节 文集的阅读与利用·····	237
第七章 谱牒史料·····	242
第一节 现代学者开始重视谱牒史料·····	242
第二节 有关清史的宗谱的修纂·····	248
第三节 修谱理论的总结和宗谱体例·····	253
第四节 史料价值·····	257
第五节 家谱举例·····	263
第六节 谱牒的利用·····	268
附：家训及其他有关载籍的史料·····	273

第八章 传记史料	277
第一节 人物传记史料的体裁及修纂	277
第二节 关于清史的主要传记图书及其史料价值	281
第三节 传记史料的利用	293
第四节 日记史料	297
第五节 书信史料	301
第九章 笔记资料	305
第一节 笔记体图籍及其成为史料学研究对象	305
第二节 清人笔记及其史料价值	309
第三节 笔记的出版、研究与利用	322
第四节 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 ——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	328
第十章 纪事本末体史料	339
第一节 方略和专题著作的史料	339
第二节 圣武记	348
第十一章 契据、语录等体裁文献的史料	351
第一节 契据文书史料	351
第二节 语录和谚语史料	359
第三节 诗话史料	368
第四节 诗词、小说、书画、戏曲及宝卷史料	371
第五节 书画史料——以“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为例	379
第六节 关于清史的演义	385
第十二章 有关清史的类书、丛书和图书目录	388
第一节 类书和史料摘编	388
第二节 丛书史料	402
第三节 图书目录	413
第十三章 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中国清史资料	421

---

第一节	朝鲜史籍中的清史资料·····	422
第二节	日本载籍中的清史资料·····	425
第三节	西方人著述中的清史资料·····	427
第四节	俄文著作中的清史资料·····	436
附录一	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	438
附录二	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录·····	465
附录三	征引书目·····	477

## 第一章 绪论

什么是清史史科学，于今尚无专论，自然谈不到定论了。陈高华、陈志超等认为，史科学有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科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科学”<sup>①</sup>。如按此分类，笔者的《清史史科学》自必属于后一类型，是专门论述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史科学的。但是，我以为“史科学通论”与“具体史科学”研究的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以首先在本章讨论史科学、特别是有关清史史科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 第一节 清代历史地位和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

清史，作为断代史来讲，始于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的统治，终于宣统为辛亥革命所推翻，历经 268 年。清朝入关以前，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统一满洲及反对明朝的开国史，与清史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溥仪在辛亥革命后，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以前的历史，也同清史有关。我们说的清史，系指清朝对全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倘若广义言之，就需要包括在东北的开国时期和在故宫的小朝廷时期的历史。因此清史史科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亦应同清史的概念相一致。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历史进程去观察，或从同时代世界历史的变化去分析，我们都

<sup>①</sup>《中国古代史史科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可以发现清朝具有不同于以往各朝的特征。

一、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各个朝代的历史情况相异，对国家的统一、发展、巩固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也有不同。汉、唐、元、明、清五朝贡献较多，作用较大，其中尤以清朝为著。它以少数民族统一全国，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巩固和增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发展，稳定与加强了对边疆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疆域，实现了我国进一步统一、发展和巩固的历史任务，至今仍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栖息、建设的广阔土壤。

二、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如以鸦片战争为界标，清代可划作前后两个时期。在其前期，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缓慢发展，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对社会矛盾尚能作局部调整，仍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但这时的西方有一些国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产业革命，疯狂地向外殖民，中国成了他们的侵略对象。只是前期的清朝政府，坚持与殖民主义者斗争，保持住了国家的独立；清后期则日益腐朽，被侵略者的炮舰政策轰开了大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这样巨大的社会变化，绝非偶然，说明整个清代中国封建制度已濒于衰落时期。

三、清代是文化上有所成就的时期。清代在文学、哲学、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医药学和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新的成就，产生了大量的我们引为民族骄傲的传世之作，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也出现了诸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著名的思想家。

李一氓说：“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我以为更应该着重清史”<sup>①</sup>。这是很有见地之论，处于中国古代和近代交替时期的清代

<sup>①</sup> 李一氓：《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见《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

史，距离今天只有 80 多年的时间，它那个时代的一些物质的、精神的东西，仍然存在着或变形地存在着，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现实生活。因此，研究这个时代对于理论和现实有着双重意义：即不仅有利于说明中国的过去，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更有利于认识现实，改造现实。说得具体一点，就是：

第一，了解清代历史上的成就，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失败教训，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了解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状况和特点，以便批判和肃清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改革不适当当代社会建设的上层建筑。

第三，了解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风俗习惯，以便进一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进一步改变人民精神面貌，发展和树立社会新风尚，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

第四，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和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利进一步搞好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第五，了解清朝同世界各国关系史，以便从现状和历史两方面实际出发，发展对外事务，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六，加强清史研究，也是建设科学的清朝断代史的需要。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是新的部门，异常薄弱，空白点太多，同它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需要加强建设。同时，后代、隔代为前代修史，是中国史学的良好传统。关于清朝一代的历史，大部头的只有民国初期编纂的《清史稿》，但尚不足为一代信史，即此一端，可见加强清史研究的必要性了。

研究清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加强这门学科建设的迫切性，而历史研究必先从整理史料着手，这就引出下面将要叙述的问题。

## 第二节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

笔者认为，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分析材料，从中得出客观事实所固有的结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科学的方法，而占有资料是这个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搜集资料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存在决定意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来源于实践。历史资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记录，人们要了解历史，说明人类的历史实践，必须向历史资料作调查，调查得越充分，掌握的资料越多，就越能恢复历史的原貌。比如人们对《尚书》就有一个搜集资料加深认识的过程，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尚书》失传了，西汉初年根据伏生的记忆，录出《尚书》（即《今文尚书》）。至汉武帝末年，相传在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古本《尚书》，加之东晋梅賾献伪《古文尚书》，与伏生口授的不同，后遂形成经今古文之争，促进了对《尚书》等古籍及上古史的研究。孔壁藏书的发现，起到了增加史料的作用。又如满洲与明朝关系问题，由于清朝统治全国后，隐讳满洲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将大量原始资料焚毁，致使记载有明一代历史的《明史》就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只根据比较容易搜集的材料，就很难说明这一问题。不满足这一状况的史学家，想方设法扩大资料来源，谋求占有更多的史料。对明清史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孟森、吴晗都从朝鲜人的史书《李朝实录》中搜集有关资料。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京只有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李朝实录》，年逾花甲的孟森每天步行去阅读，另一位青年学者吴晗也

是风雨无阻，去翻阅同一部著作<sup>①</sup>，这一老一少从中获得大量的满洲开国史的资料，又同中国史料相结合、比勘，孟森借以形成他的《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吴晗写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论文<sup>②</sup>，并辑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资料集。

吴晗为着便利明史的研究，也为了有利于搞清满洲与明朝关系史，积极主张和出版了不易见到的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编》。可见真想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成就的史学家，无不着力于调查研究，千方百计扩大资料来源，更多地占有史料。谈迁为撰写《国榷》，查阅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崇祯朝没有实录可作依据，乃广泛搜集朝报，摘录史料，书稿写成，不幸被盗。他毫不气馁，重新收集材料，并到北京访问明朝遗民，资料齐全了，著成《国榷》，反映明朝一代的历史。其史料之丰富，来源于他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对遗民的访问。吴晗充分评价了它的价值，出力将其梓刻。再如同治之死，向有亡于性病之说，光绪之死，久有为慈禧所害的怀疑，这一类宫闱之谜，很难澄清。近年档案资料研究者与中医学家相结合，把现存的同治、光绪就诊的《脉案》档案当做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同治死于天花，光绪死于肺病的结论。这些观点是否成立，能否为学术界所公认，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推动了研究的深入。这些扩展史料来源所取得的成果，同样表现了详细占有资料的思想和方法的意义。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才能对资料本身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历史的真相。某一种史料，只能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或某种表相，据此而得

<sup>①</sup> 参阅郑天挺：《探微集·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53 页。

<sup>②</sup> 原题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收入《读史札记》，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出的结论，很难反映历史的本质。有的史料作者写作态度不严肃，记事有失实之处，还有的作者故意伪造历史，有的不同载籍的资料互相抵牾，所有这些都需研究者详加调查，以便进行史料鉴别，去伪存真，避免上当。比如李渊太原起兵，《旧唐书》的《高祖本纪》记唐太宗首先倡议举兵反隋，化家为国。《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唐史主要典籍，也作同样记载，这都突出了唐太宗的作用，抹煞了李渊及太子李建成的作为。而不常见的早于这些著作的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则记李渊早有起兵谋虑，举兵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同样建立功业，据此可知太原起兵，李渊主谋，李建成与唐太宗辅之。对《大唐创业起居注》与“两唐书”、“通鉴”的矛盾记载，需做认真分析，辨别出反映历史实际的资料。对这类有差异的文献，如果不以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来对待，很可能因“两唐书”、“通鉴”为名著，也就满足于它们所提供的资料了，而《大唐创业起居注》知道的人少，书也不好找，没有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也就难以千方百计去寻找了。所以详细占有资料既是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也是研究态度问题。

详细地、全面地占有资料，才可能克服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气，随心所欲，有了一点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或形成什么史学体系，然而却是不反映历史实际的，是非科学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史学界有些问题的讨论，未能取得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认识，原因之一，是没有全面占有资料，大家都根据那几条史料，用来用去，好像炒米饭一样，用的佐料不同，名称不同，但做出来的还是米饭。没有提高到新境界，也就没有解决问题。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常用的资料就是《明神宗实录》关于苏州织工的记录，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关于他的先人发家史的叙述，徐一夔《织工对》关于杭州织工的描写，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施复发家的故事。如果凭着这点资料，只能把观点悬在起初提出的水平上，很难深入下去。又如关